新元史/卷242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二百四十一 ◄

新元史
卷二百四十二 列傳第一百三十九

► 卷二百四十三

方技

○方技

田忠良 靳德进 李俊民 张康 廖应淮（傅立、周仲高） 李国同 李杲（罗天益、窦行冲） 朱震亨（王履） 刘岳 阿尼哥（刘元） 朱玉 李时

刘秉忠事世祖于潜邸，其玉数之学，尤为帝所敬信。及即位，诏访奇材异能之士，秉忠亦荐其所知，虽寻常艺术，皆得亲承顾问，待以优礼。岂非雄才大略之主，其度量所包括者，无所不至乎！今博考其人，为《方技传》以存梗概焉。

田忠良，字正卿，中山人。父闰，精《易》理及六壬之数。世祖伐宋，召问宋亡期，对曰：“ 丙子。 ”已而果然。世祖欲官之，固辞，以忠良贵，至大二年授闰光禄大夫、司徒，封赵国公，闰曰：“ 吾不及拜也。 ”命下而卒。

忠良好学。通儒家言。识太保刘秉忠于微时，秉忠荐于世祖，遣使召至，帝视其状貌步趋，顾谓待臣曰：“ 是虽以阴阳家进，必将为国用。 ”俄指西序第二人谓中忠良曰：“ 彼手中握何物？ ”忠良对曰：“ 鸡卵也。 ”果然。帝喜，又曰：“ 朕有事萦心，汝试占之。 ”对曰以臣术推之，当是一名僧病耳。 ”帝曰：“ 然，国师也。 ”遣左侍仪奉御

也先捏儿送忠良司天台，给笔札，令秉忠试星历、遁甲诸书。秉忠奏：“所试皆，司天诸生鲜有及者。”遂授司天官。帝曰：“朕用兵江南，困于襄樊，累年不决，奈何？”忠良对曰：“在酉年矣。”

至元十一年，阿里海涯奏请益十万众渡江，朝议难之。帝密问曰：“汝试筮之，济否？”对曰：“济。”帝猎于柳林，御幄殿，侍臣其众，顾忠良曰：“今拜一大将取江南，朕心已定，果何人耶？”忠良环视左右，目一人，对曰：“是伟丈夫，可属大事。”帝笑曰：“此伯颜也，汝识朕心。”赐钞五百贯、衣一袭。七月十五日夜。白气贯三台，帝问何祥，忠良对曰：“三公其死乎？”未几，太保刘秉忠卒。八月，帝出猎，驻辇召忠良曰：“朕有所遗，汝知何物，还可复得否？”对曰：“其数珠乎？明日，二十里外人当有得而来献者。”已而果然。帝喜，赐以貂裘。十月，诏问忠良：“南征将士能渡江否？劳师费财，朕甚忧之。”忠良奏曰：“明年正月当奏捷矣。”

十二年正月，大兵取鄂州，丞相伯颜遣使来献宋宝，帝以玉香炉赐忠良，及金织文十匹。二月，帝不豫，召叫良谓曰：“或言朕今岁不嘉，汝术云何？”忠良对曰：“圣体行自安矣。”三月，帝疾愈，赐很五百两、币三十匹。五月，车驾幸上都，遣使来召曰：“叛者浸入山陵，久而不去，汝与和礼和孙率众往视之”既至，山陵如故，俄而叛兵大至，围之三匝，三日不解。忠良引众夜归，敌殊不觉，和礼和孙以为神，白其事于帝，赐黄金十两。八月，以海都为边患，遣皇子北平王、丞相安童征之，忠良奏曰：“不吉，将有叛者。”帝不悦。十二月，诸王昔里吉执皇子、丞相以附海都，帝召忠良曰：“朕风信谗言罪汝，今如汝言，汝祷于神，虽黄金朕所不吝。”忠良对曰：“无事于神，皇子未年当还。”后果然。

十四年八月，车驾驻隆兴北，忠良奏曰：“昔里吉之叛，以安童之食不彼及也。今宿卫之士，日食一瓜，岂以充饥，窃有怨言矣。”帝怒，笞主膳二人，俾均其食。十五年三月，汴梁河清三百里，帝曰：“宪宗生，河清；朕生，河清；今河又清，何耶？”忠良对曰：“应在皇太子。”帝语符宝郎董文忠曰：“是不妄言，殆有征也。”

十八年，特命为太常丞。少府为诸王昌童建宅于太庙南，忠良往仆其柱，少府奏之，帝问忠良，对曰：“太庙前岂诸王建宅所耻？”帝曰：“卿言是也。”又奏曰：“太庙前无驰道，非礼也。”即敕中书辟道。国制上，十月上吉，有事于太庙。或请牲不用牛，忠良奏曰：“梁武帝用面为牺牲，后如何耶”“从之。迁太常少卿。

二十年，将征日本，召忠良择日出师，忠良奏曰：“僻陋岛夷，何足劳王师。”不听。二十四年，兼引进使。二十九年，迁太常卿。

大德元年，迁昭文馆大学士、中奉大夫，兼太常太卿。十一年，成宗崩，宰相将以皇后教，祔成宗于庙。忠良争曰：“嗣皇帝祔帝于庙，礼也。皇后教，非制也。”竟不从。

武宗即位，进荣大夫、大司徒，赐银印。仁宗即位，又进光禄大夫，领太常礼含义院事。延祐四年正月卒，年七十五。赠推忠守正佐运功臣、太师、开府仪同三司、上柱国、追封赵国公，谥忠献。

子天泽，翰林侍讲学士、嘉议大天、知制诰兼修国史。

靳德进，其先潞州人，后徙在名。父祥，师事陵川郝经，兼善星历。金末兵乱，与母相失，母悲泣而盲，祥得之，舐其目，百日复明，人称其孝。刘敏行省于燕，辟祥置幕下，佩以金符。时藩帅得擅生杀，无辜者多赖祥以免。赠集坚大学士，谥安靖。

德进，幼读书，能通大义，尤精星历之学。世祖命太保刘秉忠选太官属，德进以选授天文、星历、卜筮三科管句，凡交蚀躔次、六气祲沴，所言休咎辄应，时因天象以进规谏，多所裨益。累迁秘书监，掌司天事，从征叛王乃颜，诸将欲剿绝其党，德进独陈天道好生，请绥师以待其降。又奏言：“叛王由惑于妖言，谋不轨，宜括天下术士，设阴阳教官，使训学者，仍岁贡学成者一人。”帝从之，著为令。

成宗以皇孙抚军北边，帝遣使授皇太子宝，德进从行。凡攻战取胜，皆豫克日期，无不验者。亦间言事得失，多所裨益。成宗即位，历陈世祖进贤纳谏、咨询治乱之原，帝嘉纳之，授昭文馆大学士，知太史院，领司天台事，赐金带宴服。都城以获苫廪，或请以瓦易之，帝以问德进，对曰：“若是役骤兴，物必踊贵，民力重困，臣愚未见其可。”议遂寝。敕中收自今凡集议政事必使德进预焉。寻以病丐闲。

仁宗时在东宫，特令中书加官以留之，会车驾自上京还，召见白海行吕，授资德大夫、中书右丞，议通政院事。仁宗即位，命领太史院事，力辞，不允。以疾卒于位。赠推诚赞治功臣、荣禄大夫、大司徒、柱国、魏国公、谥文穆。子泰，工部侍郎。

李俊民，字用章，泽州人。金承安中，以经学举进士第一，授应奉翰林文字。未几，弃官归，以所不教授乡里。金南迁后，隐嵩山。再徙怀州，俄复归嵩山。既而变起仓卒，人服其先知。俊民在河南时，隐士荆先生授以皇极数学。时知数乾无出刘秉忠右。之自以为弗以。世祖在藩邸，以安车召至，延访无虚日。遽乞还山，世祖重违其意，遣中贵护送之。又尝令张易问以祯祥，及即位，其言皆验。而俊民已卒，年八十余。赐谥庄静先生。

张康，字汝安，号明远，潭州湘潭人。早孤，力学，旁通术数。宋吕文德、江万里，留梦炎皆推重之，辟置幕下。宋亡，隐衡山。

至元十四年，世祖遣中丞崔彧祀南岳，就访隐逸。彧兄湖南行省参政崔斌言康隐衡山，学通天文地理，彧还，具以闻，遣使召康，与斌偕至京师。十五年夏四月，至上都见帝，亲试所学，大验，授著作佐良，仍以内嫔松夫人妻之，凡召对，礼遇殊厚，称明远而不名。尝百谕，凡有所问，使极言之。

十八年，康上奏：“岁壬午，太一理艮宫，主大将客、参将囚，直符治事，正属燕分。明年春，京城当有盗兵，事干将相。”十九年三月，盗果起京师，杀阿合马等。帝欲征日本，命康以太一推之，康曰：“南国甫定，民力未苏，且今年太一无算，举兵不利。”从之，尝赐太史院钱，分千贯以与康，不受，众服其兼。久之，乞归田里，优诏不许，迁奉直大夫、秘书监丞。年六十五卒。

子天祐，字吉甫，中书参知政事。怒，得高、孝两陵骨，纳竹箩中，归葬于东嘉。景熙仕宋为礼部架阁，宋亡，不复仕，著有《中以法》，配汉阳军。应淮荷校行歌出国门，时论壮之。抵汉阳，遇蜀道士杜可大，授以邵康节先天数，并言于官，为脱其籍。应淮有神悟，可大自以为不及也。久之，复至临安，昼卖卜，夜饮辄大醉。当醉中，自语曰：“天非宋天，地非宋地，奈何？”贾似道遣门客问之，尖淮曰：“毋多言。浙西地发白时，是其祥也。”似道复召至，问之，应淮曰：“明公宜自爱不久宋鼎移矣。”似道恶其言直，应淮之径出不顾。及宋亡，应淮又曰：“杀气将入闽广，吾不知死所矣。”其言无一不验。至元十年，卒。

门人彭复，能传其学。复，宋进士也。复又授鄱阳傅立。应淮临卒。语其女曰：“吾死后一月中，朝命山姓鸟名者来征吾。及傅立当过吾门，汝可出吾书示之。”既而果验。所谓山姓鸟名，乃崔彧、程鹏飞也。立、鄱阳祝泌之甥。泌精于皇极数。立传其学。

又受之于吴复大，以占筮著名。时杭州内附，世祖命占异日如何，卦成，立对曰：“其地六七十年后，城市将生荆棘，不如今日多矣。”自至正壬辰以后，杭州果数毁于兵。

又，周仲高，不知何许人，精天文、地理之学。时方承平，自钱塘至昆山，尝曰：“天下兵且起，吾卜地，莫如娄东善。”遂家焉。已而钱毁于兵，而昆山无恙。

李国同，登州人，能望气占休咎，又善相人。宋末，见赵孟頫于客坐。孟頫风疮满面，即语人曰：“我过江，仅见些人。其疮愈，即见至尊，异日官至一品，名满天下。先是，襄阳未下，世祖命国同至军中望气。行逾三两舍即还奏曰：“臣见卒伍中，往往有台辅器。襄阳不破，江南不平，置此辈于何地乎？”其术之神如此。

李杲，安时之，真定人，世以赀雄乡里。果幼好医药，时易州人张元素以医名，杲捐千金从之学，不数年，尽传其业。其学于伤寒、痈疽、眼目病为尤长。

北京王善甫，为京兆酒官，病小便不利，目睛凸出，腹胀如鼓，膝以上坚硬欲裂，饮食不下，甘淡渗泄之药皆不效。杲谓众医曰：“疾深矣。《内经》有之，膀胱者津液之府，必气化出焉。今用渗泄之剂而病益甚者，是气不化也。启元子云。‘无阳者阴无以生，无阴者阳无以化’，甘淡渗泄皆阳药，独阳无阴，其欲化得乎？”明日，投以阴剂，不再服而愈。

西台掾萧君端，二月中病伤寒发热，医以白虎汤投之，病者面黑如墨，本证不复见，脉沉细，小便不禁。杲初不知用何药。及诊之，曰：“此立夏前误用白虎汤之过。白虎汤大寒，非行经营之药。止能寒腑藏，不善用之。则伤寒本病隐曲于经络之间，或更以大热之药救之，则他证必起，非所以救白虎也。有温药之升阳行经者，吾用之。”有难者曰：“白虎大寒，非大热何以救，君之治奈何？”杲曰：“病隐于经络间，阳不长则经不行，经行而本证见矣。又何难焉。”果如其言而愈。

魏邦彦之妻，目翳暴生，从下而上，其色绿，肿痛不可忍。杲云：“翳从下而上，病从阳明来世。绿非五色之正，殆肺与肾合而为病耳。”乃泻肺肾之邪，而以入阳明之药之使。既效矣，而他日病复作者三，其所从来之经，与肾色名异。乃曰：“诸脉皆属于目，脉病则目从之。此必经络不凋，经不凋，则目病未已也。”问之果然，因如所论而治之，疾遂不作。

冯叔献之侄栎，年十五六，病伤寒，目赤而顿渴，脉七八至，医欲以承气汤下之，已药，而杲适从外来，冯告之故。杲切脉，大骇曰：“几杀此儿。《内经》有言‘在脉，诸数为热，诸迟为寒’。今脉八九至，是热极也。而《会要大论》云‘病有脉从而病反者何也？脉之而从，按之不鼓，诸阳皆然。’此传而为阴证矣。今持姜、附来，吾当以热因寒用法外之。”药末就而病者爪甲变，顿服者八两，汗寻出而愈。

陕帅郭巨济病偏枯，二批发著足底不能伸，杲以长针刺骸中，深至骨而不知痛，出血一、二升，其色如墨，又且廖刺之。如此者六七，服药三月，病良已。

裴择之妻病寒热，月事不至者数年，已喘嗽矣。医者率以蛤蚧、桂、附之药投之，杲曰：“不然，夫病阴为阳所搏，温剂太守，故无益而反害。投以寒凉，则经行矣。已而果然。

杲之设施多类此。元初，杲有盛句，时人皆以神医目之。

弟子罗天益，字廉甫，亦真定人，能传其学。

同县窦行冲，字和师。及见天益，得杲书读之。世祖征为尚医，亦有时名。

朱震亨，字彦修，婺州义乌人。天资爽郎，读书即了大义。闻同郡许廉之学，抠衣至门师事之。廉为开明圣贤大旨，震亨心解，抑其豪迈归于纯粹，不以一毫苟且自恕，其清修苦节，绝类古笃行士，所至人多化之。

一日，母病延医，因自悟曰：“人子不知医，或委之庸之，宁无有失。”于是，研究医理，博求名师，得罗知悌之传，治症多奇效。尝著《格致余论》、《局方发挥》《伤寒辨疑》、《外科精要》、《本草衍补》、《丹溪心法》诸书于世，学者称丹溪先生。

太仓人王履，字安道，震亨门人，得其心传。著月《溯泗集》、《百病钩元》诸书。

刘岳，字公泰，南康星子人。祖闻，宋名医。岳读书于白鹿洞书院，能世其家学。世祖定江南，有司以岳应聘，召对便殿，命以奉议大夫，官太医院使。称为刘三点，以指三下，即知受病之源也。未几，改翰林学士、知制诰同修国史。出为建昌路推官，卒。

阿尼哥，尼波罗国人也。其国人称之曰八鲁布。幼敏悟，异凡儿。稍长，诵习佛书。期年能晓其义。同学有为绘画妆塑业者，读《尺寸经》，阿尼哥一闻，即能记。长善画塑，及范国像。

中统元年命帝师八合斯合建黄金塔于吐番，尼波罗国选匠百作往成之，得八十人。末得阿尼哥。年十七，请行，众以其幼，难之。对曰：“年幼，心不幼也。”乃遣之。帝师一见奇之，命监其役。明年，塔成，请归，帝勉以入朝，乃祝发为弟子，从帝师八见。帝视之处，问曰：“汝来大国，得无惧乎？”对曰：“圣人子育万方，子至父前，何惧之有？”又问：“汝来何为””对曰：“臣家西域，奉命造塔吐蕃，二哉而成。见彼土遭兵难，民不堪命，愿陛下安车身之。不远万里，为生灵而来耳？”又问：“汝何所能？”对曰：“臣以心为师，颇知画塑范金之艺。”帝命取明堂针炙铜像示之曰：“此安抚王择使宁时所进，岁久阙坏，无能修补者，汝能信制之乎？”对曰：“臣虽未尝为此，请试之。”至元二年，。新像成，关鬲脉络皆备，金工叹其天巧，莫不愧服。凡两京观之像，多出其手。为七宝镔铁法轮，车驾行幸，用以前导，原庙列圣御容，织绵为之，图画弗及也。

至元十年，始授人匠总管，银章虎符。十五年，有诏返初服，授光大夫、大司徒，领将作院事，宠遇赏赐，无与为此。卒。赠太师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凉国公、上柱国，谥敏慧。

子六人，知名者曰：阿僧哥，大司徒；阿述腊，诸色人匠总管府达鲁花赤。

有刘元者，尝从阿尼哥学西天梵相，亦称绝艺元，字秉元，蓟州宝坻人。始为道士，师事青州杞道录，传其世。至元中，凡两者名刹，塑土、范金、抟换为佛像，出元手者，神思妙合，天下称之。其上都三皇像，尤古粹，识者以为造意得三圣人之者微者。

仁宗尝敕元非有旨不许为人造神像。后大都南城作东后岳庙，元为造仁圣帝像，巍巍然有帝王之度，其侍臣像，乃若忧深思远者。始，元欲作侍臣像，久之未措手，适阅秘书图画，见唐魏微像，矍然曰：“得之矣，非若此，莫称为相臣。”遽走庙中为之，即日成。土大夫观者，咸叹异焉，元官昭馆大学士、天奉大夫、秘书卿，以寿终。

朱玉，字君璧，昆山人，喜绘事，闻佳山水，即悠然独往，虽数城不以为难。永嘉王振鹏，在仁宗时，以界画称旨，跻显仕。玉往受笔法，振鹏嗤称之。未几，奉中宫命，

图《藏经》佛像，曲尽意态。人言振鹏之艺，不能过之。至正中，清宁殿成。敕画史图其壁。赵雍以玉名闻，遣使召之，以道阻不果至。未几，卒。

李时，字居中，大都人。伯父巨渊，工绘仙鬼，莫知其师传之所自，尝画《魔母图》，极狞悍之状。仁宗见而悦之，使待如禁中。累官朝列大夫、诸道人匠府总管。

时，总角即知向学。年十六，从巨渊至上都，祝俗工所画，辄羞赧弃去。闻饶阳刘仲廉，早从秘书少卿何澄画。澄年九十余，世祖诏见，赐以卮酒。既拜，因伏不能起。问之，曰：“臣耄矣，弟子刘仲廉可以诏。”许之，由是仲廉名动京师，时受学于仲廉，艺日进。又有刘道权者，庐陵人，善画山水，然恃才谩骂当世，如刘伯熙等，皆讥呵不少假借。独于时，特奖誉之。尝谓仲廉曰：“是子咄咄逼人，宜少避之。”后巨渊见时所作，亦惘然自以为不及也。

至正二年，惠宗诏时画东内清宁宫殿壁。时画樊姬、冯婕妤及唐长孙皇后进谏图，赏赍甚厚。或言明家贫母老，帝怜之，怀白金一锭，使左右密付时，曰：“知卿贫，故相赍，慎毋令他人知。”后授为利用监照磨，擢经历，时叩头固辞。退语人曰：“时事如此，吾免沟壑幸矣，其敢干天职乎。”竟不就。

先是，京师繁盛，帝欲画图以夸后世，诏时等具稿来以进。计日程工，如是将近三年，自南而东，而西，裁及其半，忽屏置不部。众莫知其故，及帝出奔，明兵入京师，以旧城太广，乃撤其北之半，而中筑焉，其界适当画稿之半，识乾始叹异之。

孛罗帖木儿擅国，奏立樟潼帝群祠，命时图其九十九化事于壁，时更画四力士献俘事。孛罗帖木儿见之，问曰：“此絷而拥以前者，何人也？”众错愕，不知所对。时从容跽，言曰：“是不臣于国，而遗害于民者。”孛罗帖木儿大笑而去。后旬日，孛罗帖木儿竟伏诛。